

李曰伦老夫夫验案（泄泻）

诊断教研组

李维骆

已故李曰伦老夫夫是天津市中医老前辈之一。早年与张锡纯同时习医、业医。精研轩岐、越人之作，博览汉唐、明清各家之书，尤崇仲景医圣之旨。临证六十余年，严谨治学，审慎辨证，经验丰富，疗效卓著。李老于1963年任南开医院中医顾问，领导派我随师学习。数年来，耳染目睹获益良多，现将李老泄泻治验介绍如下：

一、病因、病机

泄泻为临床常见病证。有初泻、久泻之别。初泻多实，久泻多虚。李老谓：泄泻初作，有内外之因，外感六淫之邪，内伤生冷食，亦有内外因兼见者。夏日多见。病位在肠病本在脾。邪伤中阳，运化失健，升降失司。故浊阴在上则生腹胀；清阳在下，则生泄泻。初泻者，治之及时，一剂知，二剂已，不致久泻，若失治误治，脾虚发为久泻，越年难愈！

临证有发热者，有不发热者。脉象有浮大者，有沉紧者。大凡浮大者多风，沉紧者多寒；舌胎色白者居多，白滑者湿盛。初泻发热，勿纯用发散之剂，当以治泻为主，泻止热自退。若纯用发散之药，愈散泻愈重。因外愈散，内愈空，不但泻不止，且热势有加重之虞。初泻不愈，非转痢即为久泻矣！

二、治法、治验

（一）感寒而泻者，脉沉紧是其特征。宜健脾、利湿、温寒为治。胃苓汤加

味。

泄泻初得，肠胃中水液过多；此时之水，非外来之水，即体内各部组织之水。凡人身一部有病，它部之气血，必随而济之。其济之气血不能复还而聚于肠中，是驱邪外出之机。治疗之法，一以助肠胃吸收；一以助肠胃排泄，斯泻止病愈。而胃苓汤之功效，在于吸收与排泄并行不悖！寒甚者加温寒之品姜、萸、附。初泻寒伤太阴，效恽铁樵之法，则姜倍萸、萸倍附，以重用姜温脾阳也。

例一：宋×× 女、70岁

旧历正月下旬来诊，腹痛，泄泻两日。日四、五次，无寒热，周身疲乏无力，懒于饮食，脉沉紧，舌苔白。

拟方：桂枝5克 云苓10克 白术10克 猪苓6克 泽泻6克 苍术6克 陈皮6克 紫朴5克 干姜5克 吴萸5克 附子3克 灸草5克

两剂 水煎服 日一剂

隔日来诊，病愈大半，便溏，日一、二次，时有腹痛，脉沉弱，苔同前。又服原方两剂回告病愈。

（二）感风而泻者，脉浮大，宜散风、健脾、利湿为治。六合定中为汤加减。

凡泄泻初得，发热，脉浮大者，宜用此方。但老年人脉多浮大无力，青年人脉多浮大有力，然须泻止热退，始得脉静身凉。

或谓：六合定中，内有台参，泄泻初起，且有发热，与参不宜，恐有留邪之

弊！曰：否！此哲之脉浮大，即正气之虚馁！无参不能鼓动其健脾利湿散风之力。老年人脉多浮大无力，青年人脉多浮大有力；是青年人之气血充而老年人之气血衰耳！此理张山雷曾有所发明。然参之用量不宜大，以不超过苓、朮之味为合法。参即台党颇好！

例二：李×× 男 64岁

旧历二月上旬来诊，发热，腹泻一日。便稀，日二、三次。周身不适，脉浮大无力，舌苔白。

拟方：

藿香 6克 紫朴 5克 杏仁 8克
砂仁 5克 清夏 10克 木瓜 10克
赤苓 8克 苏叶 8克 台党 8克
白朮 10克 扁豆 10克 炙草 5克
生姜 3片 大枣 3个

两剂 水煎服 日一剂

服药两剂，泻止，热退，脉平静。二诊未拟方，嘱饮食疗养。

三、受暑泄泻，其脉洪大或浮紧，宜解暑化湿为治。香薷饮加味。

暑泻，有偏于寒者，伴身热，无汗，脉浮紧，犹如伤寒之太阳病也。然虽有外寒，不无内热。盖夏日炎热，暑湿内浸，入暮贪凉露宿，寒气外袭，宜香薷之辛温，香散宣表。更加鲜佩芝、藿香、紫朴、扁豆、僵蚕、蝉退等解暑化湿，庶无流弊。待微汗出，热退则泻止，病斯愈矣！若偏于暑热者，伴高热，面赤、脉洪大。当于清暑方中加生石膏、知母，连翘以易香薷、藿香之辛温，仿白虎汤之意也。暑清湿化，热退身凉，腹泻乃愈。舌赤、苔黄者，可酌加川连。

例三：倪× 女 66岁

七月上旬来诊，上午腹泻一次，伴身热，无汗、头晕、纳呆。午后又泻一次，稀水便，有腹痛；脉浮紧，舌苔白。

拟方：

香薷 2克 鲜藿香 6克 鲜佩兰 6克
生扁豆 10克 甘菊花 8克 云苓 8克
僵蚕 8克 蝉退 8克 竹茹 10克
鲜石斛 10克 益元散 12克

两剂 水煎服 日一剂

复诊：药后热退，大便虽未泻，但自觉尚有泻意，腹中不和。脉转滑缓，苔仍白。

又拟：六合定中丸 两付、日一付。

三诊：泻愈，腹中和，未拟方。

(四)久泻，越年不愈，服温燥、固涩、升补不应者。用养脾互根汤。

本方从景岳五阴煎、胃关煎化裁而来。惟山药、扁豆、白朮不用炒而用生者，名为养脾互根汤。因脾经阴阳，失其平秘而久泻不愈。

方中地黄（本经）气味甘寒，填骨髓、长肌肉。叶天士认为：气寒入足少阴肾经，味甘入足太阴脾经。盖肾主骨，肾水足而髓充。脾主肌肉，润脾则土滋而肌肉丰。后人取以蒸晒名曰熟地，甘寒变为甘平，以之濡养脾阴，尤为相宜。况辅以山药、扁豆、甘草之甘平，则滋生脾阴之力更为雄厚。而合吴萸、干姜、白朮之温脾阳。又人身之阴阳，互为其根。《内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久泻之证，脾阴不足以配阳，故而温燥之品，百无一效。如但见脾阴不足，注意填补，而不知兼顾脾阳，亦背轩岐平秘之旨，病必不除。

例四：孙×× 女24岁

脐腹痛，便泻，日三、四次；痛甚而吐，历六、七年。受寒、劳累、则病重。纳呆，有时腰疼。脉细见数，舌苔白。经水延期十至廿日不等。旧有胃脘痛疾。

拟方：

大熟地15克 生山药10克 生扁豆10克
生白术6克 吴萸1.5克 炮姜2克
炙草3克

两剂 水煎服 日一剂

复诊，药后腹痛减，便泻日二、三次，不吐，脉苔同前。

拟原方续服两剂，日一剂。

三诊，腹痛便泻愈。脉沉细，旧有胃脘痛，考虑拟方老寇丸十付，日一付。

例五：纪×× 男 37岁

腹痛泄泻，日二至四次不等。历四、五年之久，兼有脘腹痞闷不适，周身无力。胃口不饥不食，强食量不多。脉缓见迟，苔白。旧有肝病史。既往治泄泻曾用附子理中、补中益气等方，效不显，后请李老会诊。

拟方：

大熟地15克 生山药10克 生扁豆10克
生白术6克 炮姜1.5克 吴萸1.5克
炙草3克

连续服药五剂，日一剂，五日后复诊，泄泻止。惟胃脘痞闷不适未除，再拟老寇丸调理。

讨 论

1. 初泻发热，为什么不用发散剂，治泻热自退？

初泻发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先泻而发热。一是先发热而泻。前者，由于脾虚大肠传导失司，或小肠受盛失职，清浊不分，水聚肠间而泄泻。是脏腑气化失常，升降逆乱而发热。《素问·宣明五气篇》说：“五气为病，大肠、小肠为泄。”如此则脏病为本，发热为标。《脾胃论》说：“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则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故以甘温之剂调其脏腑，补其不足，则泻止热自退。

先发热而泻者，表证发热，邪气内攻，阳明传化之府受累，水类杂下者，是正虚邪盛，不可发表，发汗则伤其正。《伤寒明理论》说：“下利虽有表证不可发汗，以下利为邪气内攻，走津液而胃虚也。”

《医学入门》说：“表邪入里，挟风则所下必暴，寒乃直中阴经。大法热宜和解，或攻泄，或利小便。寒宜温中，或固下焦，不宜发汗，令胃气虚而胀满作！”治当求本。因此，李老嘱：愈散泻愈重，因外愈散，内愈空，不但泻不止，且热势有加重之虞！

2. 感寒泄泻为什么用胃苓汤？或加姜、萸、附？

感寒泄泻，是寒邪伤阳，中阳不足，脾运失健，水湿停聚而致。《甲乙经》说：

“寒气客于下焦，传为濡泻。”下焦为大、小肠所居。脾胃、大肠、小肠至阴之类，恶寒湿，喜温燥。若寒气客之，则脾阳不足以助胃腐熟水谷，及助小肠分降清浊，水走肠间而为泄泻。《卫生宝鉴》说：

“夫脾为五脏之至阴；其性恶寒湿……如水随气而下，为之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景岳全书》说：“凡泄泻之病，多由水谷不分，故以利水为上策。……如湿夹微寒而泻者，宜五苓散、胃苓汤之类主之，此以微温而利之也。”盖五苓散化气、分水兼解外邪，使肠中之水渗析从小便排出。平胃散辛温、行气、燥湿，使肠中之水从内而消散，泄泻可愈，故而，李老谓：胃苓汤之功效，在于吸收与排泄并行不悖。至于加用干姜、吴萸、附子，临证权衡。因三味皆温热助阳之品，寒湿阴邪，伤人阳气，尤以脾肾之阳为最。故效倅铁樵之法，初得病多在太阴脾，则姜倍萸，萸倍附。久泻，病多在少阴，则附倍萸，萸课姜，以旁必及肾！

3. 感风泄泻为什么用六合定中汤？

六合定中汤，即局方六和汤，用以调六气，以定中乡。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感人均可致泻。风伤卫，卫阳受遏可发热。卫气不得宣发周身，则脾之升清失健而为泻。《医门法律》说：“风邪伤人，必入空窍，惟肠胃为最。风既居于肠胃，其导引之机，如顺风扬帆，不俟脾之运化，食入即出，以故殍已而泻。”《景岳全书》说：“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盖胃为水谷之海，而脾主运化，使脾健胃和则水谷腐熟而化气化血，以行营卫。若饮食失节，起居不时，以致脾胃受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乃致合污下降而泻痢作矣！”今李老治用六合者，正以四君苓夏以健脾利湿。王昂所谓“补正以匡邪！”藿朴、杏砂，理气化痰，配苏叶以祛风疏表，姜枣调和荣卫，设脾胃既强，泄泻自止！

4. 暑寒而泻为什么用僵蚕、蝉退？

暑寒泄泻，多于夏月暑湿内蕴，夜晚贪凉，卫气困遏，或饮生食冷，中阳不升而致泻。当以加味藿香饮清暑化湿，疏表散寒为治。

僵蚕者，因其气辛平，得清化之气，僵而不腐，入肝肺二经，有疏风宣肺散寒之功。《别录》记：治口噤，发汗。李时珍说：“僵蚕，蚕之病风者也。治风化多，散结行经，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今与佩兰、菊花配伍，以疏解上焦暑湿，解头晕，目昏。合扁豆、云苓，利中焦之湿，而治纳呆、泄泻。

加蝉退者，因其气甘寒，其体轻浮，善走皮腠，入肺肝二经，有疏风散热之效。《本草纲目》记：“治久痢，小儿狂热……。”李时珍说：“蝉乃土木余气所化，饮风吸露，其气轻虚，故其疗一切风热之证。”今与藿香、香薷为伍，增强涤暑散寒之力，疗身热，无汗之表证。

5. 久泻为什么不补脾阳，而重在滋脾阴以配阳？

脾主运化水谷，化生气血，以资百骸。若脾阳虚，运化失常，可见四肢不温，腹胀泄泻之症状，治当健脾温阳。若久泻不愈，脾胃纳运不司，气血津液化源缺乏，必致脾阴受损。可现脘痞腹胀，泄泻，面黄肌瘦，脉虚细数等症。由于阴阳互根之理，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长；阳损及阴，阴损及阳。此时重在滋脾阴以配阳。《景岳全书》说：“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又如引火归源，纳气于肾，从阴引阳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义。”今久泻而滋脾阴以配阳，从阴引阳也。诚如李老所言：久泻越年不愈，脘温燥、固涩、升补不应者，用养脾互根汤治之，求其平秘则病愈！

腹泻虽为普通常见之病，临床辨证多方，似无足为奇！然正因其为常见，故罹病者也众，其为害也甚。近则影响生产，远则有碍人寿。六十年代初曾临证于腹泻之研究，患者有数年至廿余年不愈者，形羸神疲，此皆同初泻不愈而转为久泻者，尝探求诸方，难于速效！今李老未作高论，其方药亦似平淡无奇，然而积数十年之经验，千锤百炼而来，临床效如桴鼓相应，所谓寓神奇于平淡者！李老泄泻治验，当不止于此，今特窥豹一斑，而推广其意，神而明之，则在学者之慎思明辨，善于取师之导！